

● 语言文化与国家战略

○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语言谱系研究(2)

特约主持人: 张家骅 教授

主持人话语: 本期,《外语学刊》继续开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语言谱系研究”栏目,根据国家规划的“丝绸之路”路线图,从我国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引进苏联、俄罗斯学者关于相关国家语言的研究成果。引进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们的目的是:第一,推动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开启语言类型学和语言谱系研究的新阶段,消除当前研究范围过于狭窄的弊端;第二,为我国汉语界、民族语言研究领域的语言类型学和语言谱系研究提供参考;第三,从语言文化切入,探索基础研究与智库建设相结合的有效路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应该成为我国外语工作者专业教育和学科研究的重要理念。

原苏联各民族的语言*

Ю. Д. Дешериев

中图分类号: H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6)04-0001-3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4.001

原苏联各民族的语言(Языки народов СССР)指生活在原苏联(简称苏联)境内的各个民族使用的不同语言。苏联有约一百三十种原住民族的语言,这些民族居住在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自治地区;另外还有数十种语言,操这些语言的民族主体居住在苏联境外的各自国家中。

苏联各民族语言在社会功能领域、来源、类型、每种语言的使用人数、有无文字和文字传统以及文字的形式基础等方面相互区别。苏联最发达、最普及的语言是俄语。俄语是苏联的官方语言,承担着族际交往手段的功能,是世界性语言之一。

苏联各民族的语言按其来源(发生学上的亲属关系)分属于以下语系和语族:

I. 印欧诸语言: 1. 亚美尼亚语; 2. 波罗的诸语言——拉脱维亚语和立陶宛语; 3. 东斯拉夫诸语言——白俄罗斯语、俄语和乌克兰语; 4. 日耳曼诸语言——依地语; 5. 伊朗诸语言——俾路支语、帕米尔东部伊朗诸语言、库尔德语、奥塞梯语、塔吉克语、塔雷什语、塔特语和

雅格布诺语; 帕米尔诸语言: 舒格南 鲁尚语族——巴尔坦语、奥罗绍尔语、鲁尚语、舒格南语; 瓦罕语、伊什卡希姆语和亚兹古列姆语; 6. 新印度诸语言——茨冈语; 7. 罗曼诸语言——摩尔多瓦语。

II. 高加索(伊比利亚 高加索)诸语言: 1. 阿布哈兹 阿迪格诸语言——阿巴津语、阿布哈兹语、阿迪格语和卡巴尔达 切尔克斯语; 2. 卡特维尔诸语言——格鲁吉亚语、赞德和斯万语; 3. 达吉斯坦诸语言——阿瓦尔语; 安季诸语言——安季语、阿赫瓦赫语、巴格瓦林语(或称夸纳金语)、博特利赫语、戈多别林语、卡拉京语、京金语、恰马林语、达尔金语和拉克语; 列兹金诸语言——阿古尔语、阿尔钦语、布杜赫语、克雷兹语、列兹金语、鲁图尔语、塔巴萨兰语、乌金语、希纳卢克语和查胡尔语; 策扎诸语言——别日京语(或称卡普钦语)、基努赫语和贡吉布语(贡扎尔语、洪扎尔语、纳哈金语); 赫瓦尔申语、策扎语; 4. 纳赫诸语言——巴茨比语、印古什语和车臣语。

III. 汉藏诸语言: 东干语。

IV. 蒙古诸语言: 布里亚特语和卡尔梅克语。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全书》翻译工程”(11&ZD131)的阶段性成果。

V. 古亚细亚诸语言: 楚科奇 堪察加语族——阿留托尔语、伊捷尔缅语、克列克语、科里亚克语和楚科奇语; 爱斯基摩 阿留申语族——阿留申语和爱斯基摩语; 各自孤立的古亚细亚诸语言——凯特语、尼夫赫语和尤卡吉尔语。

VI. 萨莫迪诸语言: 恩加纳桑语、涅涅茨语、谢尔库普语和埃涅茨语。

VII. 属通古斯 满诸语言的有: 那乃语、涅基达尔语、奥罗克语、奥罗奇语、乌德盖语、乌尔奇语、埃文基语和埃文语。

VIII. 突厥诸语言: 阿塞拜疆语、阿尔泰语、巴什基尔语、加高兹语、多尔甘语(部分学者认为该语言为方言)、哈萨克语、卡拉伊姆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卡拉恰伊 巴尔卡尔语、吉尔吉斯语、克里米亚 鞑靼语、库梅克语、诺盖语、鞑靼语、托法拉尔语、图瓦语、土库曼语、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新维吾尔语)、哈卡斯语、楚瓦什语、绍尔语和雅库特语。

IX. 芬兰 乌戈尔诸语言: 马里语、萨阿米语、莫尔多瓦诸语言——莫克沙语、埃尔齐亚语; 鄂毕 乌戈尔诸语言——曼西语(沃古尔语)、汉蒂语; 彼尔姆诸语言——科米 济良语、科米 彼尔姆语、乌德穆尔特语; 波罗的海沿岸 芬兰诸语言——维普斯语、沃德语、伊若尔语、卡累利阿语、利夫语、爱沙尼亚语。

主要使用者居住于苏联境外的语言: 亚述语、保加利亚语、匈牙利语、希腊语、朝鲜语、蒙古语、德语、波斯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斯洛伐克语、土耳其语、芬兰语、茨冈语、捷克语以及其他一些语言。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苏联诞生之后,各种地域方言和地方话的同化、解体、逐渐消亡的过程因社会发展(标准语的影响、经济建设掀起大规模向新兴工业区移民的影响等)而加速。但诸亲属语言相互之间在发生学关系方面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这些语言按照类型学可区分为粘着语(突厥诸语言、爱斯基摩 阿留申诸语言等)、粘着 屈折语(伊比利亚 高加索诸语言、部分芬兰 乌戈尔语言等)、屈折语(东斯拉夫诸语言及其他某些语言等)、多式综合语(楚科奇 堪察加诸语言)。苏联各民族语言之间的密切互动并没有导致这些语言在类型学上发生什么变化。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个别音位、形态、句法特点的借用以及词汇体系的扩展等都没有使语言结构的变化达到由一种语言类型过渡到另一种语言类型的程度。但是在老文字、新文字和无文字的各种语言不断高强度使用、发展和相互影响的情况下,不同类型的语言都获得一些新的特点。这对于它们进一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常常可以看到一种语言的原本语音、形态、句法特征产生变化,出现新的语音、形态和句法特征(卡尔梅克语中音位[β]的

随位变体转化为独立的音位[у],瓦罕语和其他一些语言受同化作用,在借词中将那些对它们而言非典型的词首辅音组合纳入其语言结构中(如 протокол ‘记录’, пленум ‘全体会议’, критика ‘批评’),借入个别音位等;新文字语言从俄语中借入词组模式、姓氏词缀-ев/-ева和父称词缀-евич /-евна模式,阿留申语借入动词时间和人称变位的词缀等;发展词汇的语义和语体系统。

每种苏联民族语言的使用人数都在发生大规模的波动。约1.375亿人口将俄语视为母语(1979年普查资料)。大体有50种语言的使用人数低于3万人。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认为本民族语言为母语的人数在增加。因此,一些外国苏联学专家和语言学家认定苏联的民族语言和民族被同化、俄罗斯化是毫无根据的。

根据有无文字和书写传统,苏联各民族的语言可区分为老文字的语言、新文字的语言和无文字的语言。属于老文字和新文字的语言是世居苏联的七十余个民族的语言。一些人口很少的民族(如巴茨比人)操无文字的语言,认为无须为其母语创建文字,可以使用他们周边生活的人口众多民族的标准语和族际交往语。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使用本民族的独特文字;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文字则以拉丁字母系统为基础。自20世纪30年代起,苏联各民族许多语言的文字都以俄语(斯拉夫)文字形式为基础。摩尔多瓦语的文字则决定改用拉丁文字形式。

苏维埃社会语言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首先取决于各种语言在社会功能广泛程度上的差异,亦即该语言使用者在各种不同活动领域具体表现出来的语言交际功能。苏联各民族的语言就其功能总和而言,或者就其应用领域的外延、总和而言,是不同的。例如,无文字的巴茨比语不作为教学语言在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中使用;乌德穆尔语作为教学语言用于小学,但不用于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也不用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领域;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在苏联时期破天荒地开始在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社会、自然、技术科学等领域履行教学语言的功能;俄语履行着最广泛的社会功能,其中包括族际交际语和世界语言的功能。

苏联各民族语言的发展规律性首先体现在它们受社会制约的功能发展和内部结构发展中。社会关系中最重要和最具苏维埃时代特点的是苏联各民族语言社会功能的发展。比如,格鲁吉亚标准语和亚美尼亚标准语功能 语体的多价性从它们出现至今,都没有表现得像苏维埃政权期间那么全面。吉尔吉斯语和印古什语就像仅在一个村落里使用的希纳卢格语那样,在1917年时都是没有文字的语言,大致处于同一功能发展水平,被作为母语应用在日常交往、经济活动以及精神文化、宗教领域。吉尔吉斯语的文字创立于1924年,起初以阿拉伯字母表

为基础,1926年改以拉丁字母为基础,自1940年起又改为俄语字母做基础;印古什语的文字是1917年十月革命后创建的,起初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自1923年起以拉丁字母为基础,自1938年改以俄语字母为基础。到1980年,这些语言(尤其是吉尔吉斯语)的社会功能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许多原本无文字的苏联各民族语言后来都开始用在普通中小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的教学领域,在公文处理、信函往来和广播电视等领域使用,以这些语言出版期刊和艺术、科学、社会政治书籍。它们服务于艺术和文化领域,以或大或小的规模通用于社会政治、科学生活及服务领域等。苏联各民族的语言出现新的使用、发展趋势,这有赖于语言使用者根据生活需求自觉、有目的地实行自由使用语言的语言政策。各加盟共和国的大部分语言都拥有国家语言的地位。

各个语言的社会功能发展不能不对语言的内部结构产生影响。社会功能的扩展对语言内部结构不同层面产生的影响各不相同。在词汇、语义系统和语体修辞系统中的影响要比在语音结构、形态和句法领域中产生的影响大得多。

在词汇、语义系统中,标准语词汇单位的基本结构类型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在这些系统中出现新的词层(主要是术语词层,比如格鲁吉亚语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学术语);在所有的标准语中形成共同的社会政治词汇“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苏维埃”、“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等);各种标准语的词汇量大大丰富,以适应这些语言使用领域的扩大,比如,苏维埃时期,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标准语中至少出现15至20万个借用或在原有词汇基础上构造的新术语词;通过借用和将固有成分和外来成分组合的方式构成数量相对不大的新型词汇单位,如纳赫诸语言和阿迪格诸语言中的非常关系形容词类型:印古什语 революционни къовсам ‘革命斗争’和阿迪格语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э ‘社会主义的’等)。

原来无文字的语言创立文字、扩展语言的社会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民族文化(以民间口头创作为基础的文学和艺术等),由此而促使新文字标准语中各种不同功能语体的形成和发展,比如通过出版社会政治和政论书籍、开展期刊出版事业等形成政论语体。社会、人文、自然和技术科学的发展以及在中小学校和高等学校使用老文字、新文字语言进行教学促使科技语体的诞生。采用书面形式处理公文、收发公函和办理诉讼程序等为公文、事务语体的形成创造必要条件。文学艺术语言中的散文、诗歌和戏剧体裁也开始发展起来。因此,受社会制约的新、老文字语言各种社会功能的发展规律、各种功能语体的形成都取决于这些语言的使用范围,取决于标准语的口头和书面的使用性质,取决于用该语言系统、持续

出版书刊的数量和体裁特点以及其他一些原因。

受社会制约的苏联各民族语言的使用、发展和相互作用规律及其社会功能扩展,虽未导致音位系统和语法系统的“瓦解”,但在这些系统中也常常产生一些由于语言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新现象,如从俄语中乌德穆尔语借用音位 х, ф, ц; 吉尔吉斯语借用 в, ф, х, ц, ч; 卡巴尔达-切尔克斯语借用关系形容词 советскэ ‘苏联的’,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э ‘共产主义的’;在俄语的影响下,格鲁吉亚语中出现句式 ра гирэ? ‘这是什么’取代 рогор гирс; 图瓦语和巴茨比语出现一些新的主从复合句类型等。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环境下,苏联各民族语言中各种手工业者和无业游民群体的所谓社会习惯语、黑话经历逐渐消亡的过程。苏维埃社会文化、语言生活的发展规律受社会制约,在全民扫除文盲的情况下,排除产生各种语言的皮钦语化和克里奥尔语化过程的可能性。

苏联各民族语言的使用、发展和相互作用的规律首先受制于诸多社会原因。但苏联各民族语言的各种社会功能对语言内部结构的影响问题(例如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类型性)、语言社会功能的一般理论、苏联各民族语言功能和内部结构发展的相互影响等问题都尚未得到充分研究。

苏维埃时代不仅研究苏联所有民族的语言,也研究几乎所有这些语言的方言(《苏联各民族的语言》,1-5卷,1966-1968,及其他著作)。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在研究苏联不同民族语言的各个方面:共时、历时、历史比较、比较对比、结构类型学和历史类型学等方面,苏联各民族语言的功能与内部结构的发展分析在不断完善。正在深入研究的还有双语问题、俄语学习和传播问题、文字的创立与完善问题、术语统一问题、语言的规范和言语修养等问题。苏联语言学在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取得显著成绩。

(译者:刘永红; 审校:许高渝、张家骅)

参考文献

- Дешериев Ю. Д. Развитие младописьменных языков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M]. М., 1958.
- Дешериев Ю. Д. 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и развития 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языков в совет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M]. М., 1966.
- Дешериев Ю. Д., Протченко И. Ф. Развитие языков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в советскую эпоху [M]. М., 1968.
- Дешериев Ю. Д. 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и развития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языков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в советскую эпоху, т. 1—4 [M]. М., 1969—1976.
- Мусаев К. М. Алфавиты языков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M]. М., 1965.
- Мусаев К. М. Языки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т. 1—5 [M]. М., 1966—1968. (下转第7页)

只保留了单数和复数的主格形式,在句中做谓语。动词系统丧失了简单过去时(一般过去时和过去未完成时)形式、过去完成时和复合先行时形式。

临近 14—15 世纪,各种东斯拉夫语言在形态方面还产生了一些彼此间相互区别的特殊现象:俄语中呼格形式消失,试比较乌克兰语 *сын!* ‘儿子!’ ,*друж!* ‘朋友!’; 词干以 *к, г, х* 结尾的名词变格中,舌根音与咝音 *ц, з, с* 交替的格形式被排挤掉,如 *руке* ‘手臂(与格)’ 取代 *руць* *ноге* ‘腿(与格)’ 取代 *нозь* *сохе* ‘木犁(与格)’ 取代 *сось* 等; 出现了词尾为 *-а* 的阳性名词复数主格形式(如 *домá* ‘房子’, *городá* ‘城市’ 等,试比较乌克兰语 *дóми*, *гóроди*); 以 *-ите* 取代 *-ьте* (如以 *несите* ‘拿走’, *ведите* ‘领走’ 取代 *несьте* *ведьте*) 以 *к, г* 取代 *ц, з* (以 *пеки* ‘烤吧’ 取代 *пеци*, 以 *помоги* ‘帮帮忙’ 取代 *помози*) 的动词命令式形式固定下来。根据所有的这些现象可以看出,俄语开始有别于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

东斯拉夫诸语言的共同词汇基础是从原始斯拉夫语传承而来的词汇,这些词汇里可发现一些南斯拉夫和西斯拉夫语言所没有,仅东斯拉夫语独有的成分(可以推测,在 6—7 世纪时东斯拉夫语与其他斯拉夫语之间就已经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斯拉夫语词汇是不同的),还有一些词产生于相对较晚时期的各别东斯拉夫语言中。东斯拉夫诸语言词汇系统的特点是有大量源自不同语言的借词。俄语中有源自东方语言(突厥、蒙古语)的古代借词、源自西欧各种语言(首先是法语、德语、现代英语)的较新借词。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则表现出波兰语词汇的较大影响。

从 10 世纪末起,随着基督教的传播,东斯拉夫人有

了来自于保加利亚的文字。出现了两种有近亲关系、但在发生学和功能上不同的标准语——古斯拉夫语和古俄语;两者之间曾经存在过相互影响。东斯拉夫诸语言的现代民族标准语形成于 19—20 世纪。

最早的东斯拉夫语古文献产生于 11 世纪(用基里尔字母书写)。

(译者:惠秀梅; 审校:许高渝、张家骅)

参考文献

- Бернштейн С. Б. Очерк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языков. Введение. Фонетика [М]. М., 1961.
- Бернштейн С. Б. Очерк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языков. Чередования. Именные основы [М]. М., 1974.
- Борковский В. И., Сорокин В. К.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и диалектологии восточнославянских языков [С]. М., 1980.
- Булахов М. Г., Жовтобрюх М. А., Кодухов В. И. Восточнославянские языки [М]. М., 1987.
- Нахтигал Р. Славянские языки [М]. М., 1963.
- Филин Ф. П. Образование языка восточных славян [М]. М.-Л., 1962.
- Филин Ф. П.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русского,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и бело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ов [М]. Л., 1972.
- Вступ до порівняльно-історичного вивчення слов'янських мов [Z]. Київ, 1966.

定稿日期: 2016 - 05 - 01

【责任编辑 陈庆斌】

(上接第 3 页)

- Исаев М. И. Языки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т. 1—5 [М]. М., 1966—1968.
- Исаев М. И. Сто тридцать равноправных [М]. М. а., 1970.
- Исаев М. И. Развит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усского двуязычия [М]. М., 1976.

- Исаев М. И.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как средство 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общения [М]. М., 1977.
- Исаев М. И. Численность и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СССР [М]. М., 1985 (ЦСУ СССР).
- Білодід І. К. Розвиток мов соціалістичних націй СРСР [М]. Київ, 1967.

定稿日期: 2016 - 05 - 15

【责任编辑 谢群】